

從中醫淺談傳統文化的變遷

文/周正

常听人说，和西医相比，中医见效慢。最近又见报导说，中医专家提醒人们注意中药的毒性问题[1]。针对这些观点，我想就自己的经历谈一下认识。

首先讲一个高中上学时的事情。当时我小臂生了一个“刺瘰”。自己试著把它去掉，没有成功。相反，日子久了，它越长越大。听说可以去医院做个小手术把它除掉，但需要麻醉，而且也挺花钱，所以一直也没去。后来有一次在街上见有一个摆摊的，写著治“刺瘰”等。於是就想试一试。结果涂了一点药，稍等片刻，“刺瘰”一拨拉就下来了。而且整个过程没有麻醉，一点也不疼。

这只是一个例子。其实作为中国渊源流长传统文化的一部份，中医在古代是很发达的。典型的比如古籍中记载的华佗、孙思邈等人的事迹。不仅诊断方式（望、闻、问、切）要比当今的分析、化验简单易行，而且治疗效果真是药到病除。

那麼现代的中医为甚麽不行了呢？这里面有多种原因。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从古到今对客观世界、人体科学认识的转变。在古代科学中，讲究“天人合一”，顺应自然规律。就一个人来讲，五脏六腑之间也是经络联系著的统一体。所以身体内部的失调会通过经络反映到身体表面的脉象，甚至能够通过面容、声音、举止表现出来。可谓“一叶落而知天下秋”。

古人有句话，叫做“医者易

也”。意思就是说，中医的内涵就像《周易》一样玄妙。所以精通医术者，就很容易从一个人的疾病的表现找到它的根源——比如人的五脏阴阳失调。治疗起来自然是高屋建瓴，很轻松的事情。与此相比，许多现代中医只是照著古代流传下来的一些药方。而事实上同样的症状，在不同人的病因可能相差很大。这种照方抓药式的办法就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甚至会带来负作用。

笔者当年在北大读书时，曾修过一门《周易》的课。可惜讲授的教师已经不怎麼了解《周易》的精妙之处，只是照本宣科地按著参考书介绍一些皮毛。至於说中医，上学时课本中也从未提到过经络之说，只是到了大学才从课外书中了解到这已几近失落的国粹，如梦方醒。而且了解到，国外的现代科学已经证实了经络的存在。而且，针灸等治疗方法也开始日渐普及起来。

可见，中医的断层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失落的一部份。当然具体说来，中医的断层还有其它原因。比如，古代的行医者恬淡自然，所以能知天命；而很多当代行医者则追名逐利。

在古代中医给人治病时是教他修身养性的方法，通过提高心性而达到祛病；随著人的道德下滑，心性的降低，在矛盾面前人越来越不能忍受向内找，这种修身养性的方法逐渐不用了，开始依赖药来治病。到了近代，人的生命要完全依靠药了，放弃了自我。对治疗的配合，如多休息、心情保持愉快、饮食清淡、规律等等，这都只是原来

修身养性的一点表面现象。在当今，人把利益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都重，很多人快没人性了，所以就更不能向内修自己的心性。

中国的草药是神佛传给人的，作用於人的另外空间的身体，所以说草药可以治本；西药直接作用於这个空间的身体，所以疗效比不上草药。“有人讲现在的药如何如何。我说不见得，中国古代那些草药真能药到病除。有很多东西失传了；有很多没有失传，在民间流传著。”（《转法轮》259页）

可喜的是，近年来在气功修炼的带动下，人们又在重新思考传统文化。据报导，全世界为身心健康的打坐炼功者越来越多[2]。这



必将带来人们对中医等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

参考资料

- [1] <http://epochtimes.com/gb/3/9/21/n379815.htm>
 [2] <http://www.zhengjian.org/zj/articles/2003/8/18/23025.html>



西洋古典音樂的起源

现在人心不再被束縛，所以人想做甚麽就做甚麽，认为所谓的突破传统就是勇於做出自我。似乎从某些方面来说，看似很有道理吧？但事实真相呢？现代的人和古时候的人比起来，似乎可以得到更多的自由，可以完成更多的梦想，可是失去的是甚麽就没有探讨了。

从音乐发展的角度来探讨人心的变化，似乎很少人注意。而许多身为音乐的学习者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知道音乐真正原来的目的？是为了传达甚麽产生的？还

是只是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还是有更高尚的神圣意义在里面？在演奏音乐时，好像大多数的人都是在幻想，或是抒发情感，除此之外上想不到其他。

在音乐史上开始留下美好的音乐大多始於文艺复兴时期（1450-1600年），之後陆续有巴洛克时期（1600-1750年）、古典时期（1750-1825年）、浪漫时期（1825-1900年）、现代乐派（1900之後）。

最早有一定音乐模式的出现，最具代表性的是中世纪（约西元 590

年）的葛利果圣歌莫属了。葛利果圣歌又称为素歌，是天主教全部的礼仪歌曲，它在西方古典音乐史上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如在记谱法、音乐理论的发展和音乐学校的建立等等，都是和它有著深刻的联系，影响的范围很广。早期音乐皆因教会而出现，葛利果圣歌便是因为要统一各地区不同的教会音乐所产生，而教会又是当代人们心灵寄托的地方。

为了颂扬神的伟大，表达自己崇敬神的那颗心，所以葛利果圣歌风格是简单和自由的，可充

份表达经文的一种歌曲。它的特性冷静、超凡，没有人世间的欲念，所以并不重於旋律的优美（听觉的享受），纯粹是实用於教会，没有拍号以及小节线，因此更需要表演者们的心灵相通。这种自由是由无形的心性要求所拘束，它与现代所高举崇尚自由是不一样的。没有小节线的拘束完全是自由的拍子，光是靠指挥的功力可不一定能够演奏起来的。没有对神的坚信以及彼此演奏者间的心灵配合，是没有办法成功完成整首曲子的演奏的。

佛家故事

毀佛經成啞 悔惡行遂能語

勾龙义是简州里人，唐朝长庆年间，靠出卖劳力来养活自己。

有一年，因同乡人患病，就前去探视，看见同乡在带病抄写《金刚经》。龙义不知为何，竟无缘无故地将经书给毁坏了，还要同乡放弃。

回家後，龙义就哑了，无论怎麼医治，也不见好。他愚玩、固执、傲慢没有见识，不思悔改。五六年过去了，有一天，他忽然听到有邻居在念金刚经，幡然省悟，自责道：“我从前毁谤真经，才得此哑病，今天若悔改谢罪，终身敬奉真经，不知能否再开口说话？”

从此，每当听到人念经，就倚著墙壁专心听经。如此听了一个多月，他觉得自己也能念经了。几天後，他偶然去寺庙，恰逢一位老和尚，就上前施礼。和尚问他何事，他就指著口中，告诉和尚他说不出的话。和尚就用刀在他的舌头下面割了一下，龙义马上就能说话了，就和和尚一起念经，他念经的声音正像邻居诵经的声音。

过了很久，他想再去拜访和尚，却找不见他。看著寺庙墙壁上画著的须菩提佛像，他恍然大悟，指著须菩提的画像说：“这就是那个和尚。”

自此他开始抄写经书，画须菩提的佛像，终身礼拜他。

奉劝大陆那些迫害法轮功，毁坏《转法轮》的恶人能从此故事中吸取教训，早日悬崖勒马，弃恶从善。

（资料来源：《太平广记》）

◇朱一行

羅漢陶斯達思與蠍子

有一天，罗汉陶斯达思（Tulsidas）正在恒河洗澡，他看到一只蝎子被席卷在河流中。这只蝎子的小腿在艰难地挣扎著以使其身体能保持在水面上。

陶斯达思对这个小生灵充满怜悯，就把蝎子从水中捞起来了。蝎子却蜇了他的手，并从他手中又滑到了水中。蝎子被河流再次冲走，它的小腿仍在艰难地挣扎著以漂浮在水面上。

陶斯达思又一次将蝎子从水中捞起，并再次被蜇。这样连续发生了10次。

一位站在河边的人向陶斯达思喊到：“喂，你在干甚麽呢？我一直在看著你没完没了地试图营救那只愚蠢的蝎子！不管它蜇你多少次，你仍不放弃营救它。你为甚麽不让它淹死算了？”

陶斯达思回答说：“兄弟，蝎子即使在死亡面前都不改变它的本性。我为甚麽要改变我的本性？”

◇肖進

佛家故事